

◆岁月回眸

年味

申云贵

年味,到了腊月就有了。而浓浓的年味,就要等到过了小年。那时,走在街上,你会发现,车多了起来,有本地牌照的,也有外地牌照的;人多了起来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人人手里提着大包小包,包裹装着新衣服、新鞋子;吆喝声也多了起来,有的喊“衣服降价卖”,有的喊“金银珠宝优惠价”,还有的喊“糖果瓜子落花生”。店铺的音箱里传来高亢喜庆的音乐声:新年到,新年到,新年多热闹……天气虽然寒冷,但人们脸上都荡漾着春意,空气中也弥漫着春意;就连掉光了叶子的银杏树,也不时欣欣然抖几下光秃秃的枝条,仿佛在舞动手臂迎接春天。

乡下的年味自然有乡下“风味”。那些紧闭了一年的房门被打开了,那些笔直站着眺望了一年的烟囱又升起了袅袅炊烟。村庄也热闹起来。这边村子在舂糍粑,“嘭嘭嘭”的撞击声像擂鼓;那边村子在杀年猪,“嗷——嗷——嗷”的猪叫声此起彼伏。黄泥巴小路上又响起了熟悉的乡音,相亲的人群一拨接一拨,小伙子大姑娘脸上都浮着浅浅的春光。

我总是忘不了小时候的年味,就像刻在骨头上一个符号。

小时候过年,贴春联、舂糍粑、杀年猪自不消说,穿新衣、戴新帽、呷团年饭也不足为

奇。我最喜欢的是放鞭炮。

买年货的时候,父亲就把鞭炮买好了:一封“500响”,一封“1000响”,一封“麻扎条”。“500响”团年时放,“1000响”用作正月初一早晨的“开门响”,“麻扎条”是一挂一挂的小鞭炮,用来迎接拜年的客人。

腊月三十早上,父亲会把买来的鞭炮放在煤炉旁烤着,烤干潮气,放起来个个响声脆亮。晚上团年时,酒菜都摆上了桌,父亲一声命令:“放炮火!”我和弟弟争着去。父亲又说:“俩人一起放。”于是,我拿着鞭炮,弟弟拿着火柴,一起来到屋外。随着“噼噼啪啪”的鞭炮声,团年饭正式开呷。一家人围桌而坐,喝酒呷肉,温馨而快乐。这时,屋外也陆续响起了

鞭炮声,仿佛是在炫耀:我家也团年了。

呷过团年饭,发完压岁钱,父亲对我和弟弟说:“你们早点睡,明早要放‘开门响’。”我躺在床上,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,只盼天快点亮。“开门响”就是一开门就“响”,预示来年红红火火、平平安安。所以,零点一过,谁都想自家的鞭炮先响起来。那时没电视,村里只有住在我家隔壁的六爷有一个老式座钟,一般都是他家的鞭炮最先响。我估摸着零点已过,就和弟弟起了床,急忙打开房门,把鞭炮挂在窗上。弟弟划着火柴,点着了鞭炮。与此同时,六爷家的鞭炮也响起来;紧接着,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暴风骤雨般响起来;很快,整个村子都淹没在鞭炮声里。

我和弟弟放完鞭炮,就去捡未炸响的鞭炮。石仔子和三胖子等几个小伙伴也来捡鞭炮,于是大家组成一个“捡炮队”,哪家的鞭炮声一停,就一哄而上。三胖子性急,牛爷刚点着鞭炮,他就冲过去,想踩灭人家炸得正欢的鞭炮。牛爷发现了,赶紧端着几碟瓜子出来,嘴里说:“来,接财,接财,新年大发,新年大发!”

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里,新年的晨曦悄悄绽开。此情此景,正应了王安石的那首诗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……”

(申云贵,邵东市作协会员)

◆六岭杂谈

过年记忆

颜复叶

我现在既盼过年,又怕过年。盼过年是因为过年时热闹,怕过年是过年之前好累好累,因为要做一系列的准备,如烤酒、做米花、杀年猪、做腊肉、打豆腐、做猪血丸子等等。要是在小时候,我多么希望时间的脚步快走一些。走到过年,吃的东西就丰盛了,经常能吃到大鱼大肉,还能有压岁钱。虽然钱不是很多,但足可以用这些钱去买自己喜爱的东西,父母也不会说什么的。

随着岁月的变迁,一座座老屋坍塌后,竖立起来的是一栋栋新楼。许多人与事经过风雨的稀释,已化解得支离破碎。唯有小时候过年的场景始终历历在目,越来越清晰。

20世纪70年代,我出生在一个山脊窝里。这地方虽贫穷,年却过得很有味。一年的正月初一,我早早起床,草草地扒了几口饭菜就放下了碗,连母亲做的我最爱吃的红烧鱼我只夹了一块。放下碗筷的我径直来到奶奶家,给奶奶爷爷拜年。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姐姐见我来拜年,也赶忙尾随而来。奶奶爷爷笑眯眯地给我和姐姐各一个红包。我接过红包后又跟奶奶爷爷说,我的数学考了100分,语文也不差,应再加上一个红包。奶奶爷爷乐哈哈地望着我,又各自给了我一个红包。姐姐干瞪着眼,不怎么说话。父母的红包在还没过年的几天前我就问着了。

我和姐姐兴高采烈地拿钱来到集市,买古典文学名著中经典人物的画像等。有时候,我会趁晚上姐姐睡觉时偷拿姐姐的红包。姐姐没有作声,她以为是自己掉了。我曾多次笑姐姐好傻,怎么都不怀疑我。我现在不好跟姐姐说,我曾经偷了她的红包。那时,我每年都会买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鞭炮;没钱买鞭炮时,我就拆下家里买的普通鞭炮,一个一个地放。

父亲在过年前一直很勤快,他虽是做木工的好手,但对许多自己爱吃的东西却不会做。他也只能求母亲去做,自己打下手。最让我难忘的是,过年前父亲会和十来个篾工师傅一起砍竹子,织上条长长的龙灯。我和我的伙伴好高兴,大家抢占织成的龙杆子,做上记号,以便耍龙灯时自己能举上。我每夜跟着大家耍龙灯到深夜,精神十足。耍了半夜的龙灯,还能分到好几个米花与十多个粑粑。

儿时的年味浓郁极了,它带给我惬意和愉悦。

(颜复叶,武冈市作协会员)

单车的遭遇

刘立新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在市委上班,住在市委党校,上下班有点不便。我岳父大人不知从哪里给我买了一辆上海产的凤凰牌单车,我如获至宝,心里喜滋滋的,对岳父老子平添几分敬意。

我在邵阳师专操场上学了一上午后,就擅自骑单车上街了。有一次,在青龙桥交叉路口,一女子迎面向我走来,我骑着单车直向她撞去。等我刹住单车时,前轮的一半已进了女子的胯下。完了,完了,我在等待一顿臭骂。这个女子三十多岁的样子,个子高挑,皮肤白皙,还算文雅。她没有骂我,只说:骑单车要看着点。我连忙说:对不起,对不起!脸上一片羞色。还有一次,我在党校内骑单车。当时正逢党校学员从食堂吃完饭回寝室,我骑着单车把一学员手上拿的热水瓶撞烂了。我无地自容,忙说,我赔、我赔!

我每天骑着单车上下班。当时,三八亭这段路很陡,一般人踩不上去,都要下车推着单车走。我每次都一鼓作气踩上去,从没下过车,虽然气喘吁吁,但有一种胜利者的得意。下班后,风驰电掣般溜烟就到了家,然后把单车擦得锃亮,我很爱惜它。无论是人还是物,相处久了便有了感情。过了不久,我随领导到县里出差,把单车放在办公楼一楼的楼梯间。几天后,等我出差回来,单车不翼而飞了。我真像丢了儿子似的,欲哭无泪,心痛不已。从此,我就再也没有骑过单车了,有种非它不骑的情怀。后来我便住进了市委大院,单车对我也就显没那么重要了,渐渐淡出我的视野。

后来,我小孩也会骑单车了。有一回,他把单车放在一处广场,没骑回来。过了一两天,我们到广场去看,没想到单车还在那儿原地没动。我便想,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,人们的素质与文明程度也不断地提高了。

“兔”飞猛进(剪纸)

马丽娅



◆漫游湘西

云山遇雨

黄三畅

下云山的半途上,为了欣赏一树晚开的栀子花,我落在朋友们的后面,而且陷入突然降下的雨阵里了。早上上山前,一位朋友要大家带雨具,说这云山七十二峰之间,总是“阴晴众壑殊”,往往那道山梁上红日杲杲,这道沟谷里却雨阵正酣。我“不听老人言”,所以“吃亏在眼前”了。

幸而天无绝人之路,走了不远,就只见一个石罩,从路边的崖上延伸出来。我跨到了石罩下。这石罩真像半面伞呢,有一人多高,站在里面不须低头。我脊背贴着内壁,虽是斜雨,也沾不着身子。好,就让这半面石伞给我遮挡一阵突如其来的风雨吧。我还并不孤寂——石罩下的路边靠里的地方,长着一棵不知叫什么名字的阔叶树。那树有手拐粗,还算枝叶繁茂,但树尖是弯着的,贴着石罩弯到外面去了。雨不大不小、不紧不慢地洒落,无名阔叶树的每一片叶子都在雨中微微颤动,应是幸福的颤动。每一片叶子的尖端,又都凝着一颗水珠。每过一阵,那水珠就垂下去……

小路下面沟谷里的树木、草蔓、岩石,全都静静地承受着暴雨的抚慰。那细微的沙声,是它们舒适的呻吟。有一棵树,手臂粗吧,是从一尊石头中间的窟窿里长出来的。窟窿是向一边倾斜的,那树干也只能斜斜地伸出来,斜斜地伸出来之后就往上弯折了。那一尊

石头的旁边有一根藤儿,爬上石壁后又攀援到树干上,那藤尖已经超出树尖了。

也不知从何处漫来一股雾霭,雾霭裹着雨,雨挟着雾霭,并不显得张狂地在沟谷里冲撞,有时也有一股撞到石罩下来了。于是我呼吸到的,是一种清新甜润的气味儿。

欣赏了一阵雨景,我稍稍偏转身子,忽然发现左壁用水泥抹平了一块,上面写着字——上山时我们没注意看。是景点介绍,题目是“仙人赐伞”,大意是这样——在云山修道的卢生、侯生听说山上有一个妇人,一遇到稍不如意的事,就要咒天、骂地、怨人。卢生主张惩罚她,侯生说先教育教育她。有一天她在采摘野果,嫌一棵树长得太高,果子够不着,也跳起脚来骂。忽然有个果子掉下来砸在她头上,砸得她生痛。果子落在她脚边后,她就狠劲踩。一踩,就踩出一张纸条,捡起一看,上面写着两句话:“树高人矮自有理,何必跳脚骂不止!”她想了想,竟似有醒悟。后来,卢生听侯生说那妇人不那么任性骂人而变得理智了,就想试一试她。有一天,知道那妇人要从这石崖边路过,就手一挥,招来狂风暴雨。那妇人也没说什么,只是背靠着石崖避雨。不一会,奇迹出现了,石崖突然像伞盖一样展开半面,又有一张纸子飘到她脚边。捡起一看,上面写着:“日夜交替草荣枯,顺应自然心自怡!”

但我知道,恐怕没有卢生来给我送伞。走到前头去了朋友们不一定知道我在半途遇雨,他们到达的地方也许阳光灿烂。我只能耐心地等待雨停。“阳光总在风雨后”,我轻轻地哼起这首歌来,嘿,此时此地,还真有特殊的感受。

有脚步声,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女性,打着一把红花伞。她停下来了,望着我。我也望着她,又笑笑说:“你好!”“和我共伞吧!”她说。我说:“不要,谢谢你!”她又说:“不要紧的……”盛情难却,我就大方地走了上去,两个人就同步。我又把伞柄接过来,自己掌控,为的是我个子比她高,她又总把伞往我这边偏,让自己淋着一只臂膀。她比我年纪小,三十左右吧,脸庞清秀而温顺。

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讲。她告诉我,她是山下的武冈城人,心胸不是怎么豁达,总觉得这也看不惯,那也不顺心,与单位的人总有龃龉,职称也评不上,于是心情抑郁……一个朋友要她到云山来走走,说或许能极大地改变心境,她就来了。我问她心境改变了没有。她笑笑说:自然疗法最有效,云山一游,最深切的体会是一切顺其自然,你看云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涧一鸟一蝶一虫,以及风雨阴晴,无不顺其自然,和谐自得,毫不觉得勉强。

我俩走了一程,雨阵突然像被斩断一样,断面的那一头,是一个晴朗的世界。再走不远,只见我的朋友在一个亭子里观景呢。他们见我来了,都问我在后面做什么。

我回答和解释了一番,回头时,那位女士不见了。我想去追她,向她表示感谢,又想,罢了,顺其自然吧!

(黄三畅,武冈二中退休教师)

(上接1版①)

在湖南富兰地工具股份有限公司,150余名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工作,各式各样的“工业牙齿”——铣刀正源源不断地下线,一天可生产4万余支。“今年订单来势较好,我们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下半年,必须铆足劲加油干了,所以我们在初六就复工复产了。”公司副总经理张强介绍,为满足订单需求,将加快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步伐,进一步扩充产能,进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。

春节刚过,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各个企业便陆续复工复产,抢进度、赶订单,争取新的一年实现“开门红”。节后上班第一天,园区就有70家(个)企业(项目)实现复工复产,返岗员工达到8356人。此外,该区已经组建专班,通过进企业、进项目跟踪服务,针对尚未复工复产的企业和项目,采取全方位、强有力的措施解决有关问题,力争在2月上旬实现所有企业、项目100%复工复产。

(上接1版②)

于是,一路走走停停,不断问路。有时到了岔路口,没见着人,只能全凭感觉行车,结果一不小心开错了路。车上有导航,可是在村道、组道纵横交错的小村里,导航也没辙。虽然绕了道,大家心态还不错,不禁感叹农村变化巨大。

在交通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,隆回县深入贯彻

落实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,全面掀起“四好农村路”的建设发展热潮,不仅解决了农村交通“有没有”的问题,更解决了一大批“好不好”的问题。该县6000余公里农村公路连接十里八乡,迸发出强劲的发展活力,为广袤的农村地区带去了人气、财气,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。